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國朝宮史卷二十四至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四百二十六 史部

國朝宮史卷二十四

書籍三

御製人臣儆心錄一部

世祖章皇帝御製論八篇曰植黨曰好名曰營私曰徇利曰驕志曰作偽曰附勢曰曠官引據漢以下史事足為炯戒者各加註釋用垂儆戒

訓于有位

世祖章皇帝御製序　朕惟人臣立身制行本諸一心心正則為忠為直衆美集焉不正則為奸為慝羣惡歸焉是故心者萬事之本美惡之所由出也顧事有殊塗心惟一致一於國則忘其家一於君則忘其身如此者不特名顯身榮邦家亦允賴之矣若夫姦邪之流樹黨營私怙權亂政卒至身名俱喪為國厲階葢緣居恒無正心之功一當勢利遂昏迷瞀亂狂肆

驕矜上昧王章下乖臣誼或作威而聯羽翼或比匪
而效奔趨如潭泰石漢以累世舊臣久叨恩遇不思
圖報逞臆橫行跋扈自恣目無綱紀陳名夏則一介
豎儒驟蒙顯拔倚任深重賜賚優隆而乃背德植交
蔑法罔上此皆自作罪孽以致隕厥身家朕歷稽往
古胥人誤國代代有之觀諸近事復炯鑑昭然足為
永戒恐後之為臣者或仍蹈覆轍負主恩而渝素志
至於身罹刑憲悔悼無由故推原情狀而論列之錄

成一編以為人臣儆心之訓云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一部

自康熙元年至二十二年十一月

御製文凡四十卷内

勅諭十四卷奏書二卷表論辯二卷序一卷記一卷説

解一卷碑二卷頌一卷贊箴銘一卷雜著祭文

四卷賦一卷詩十卷是為一集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二集一部

自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以後至三十九年

御製文凡五十卷內

勅諭三十八卷表奏書一卷論説解一卷序一卷記一

卷碑一卷頌贊箴銘一卷雜著五卷祭文一卷

賦一卷詩八卷是為二集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一部

自康熙四十年至五十年

御製文凡五十卷內

勅諭十八卷論一卷序記三卷碑記碑文文頌贊三卷
雜著十九卷雜著跋祭文賦合一卷詩五卷是
為三集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四集一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二集三集俱於康熙五十年校
刋五十一年以後
御製未及輯錄雍正十年
世宗憲皇帝命編錄校刋凡三十六卷內

勅諭二十卷論序二卷記碑記碑文一卷銘題跋文頌一卷雜著七卷詩五卷是為四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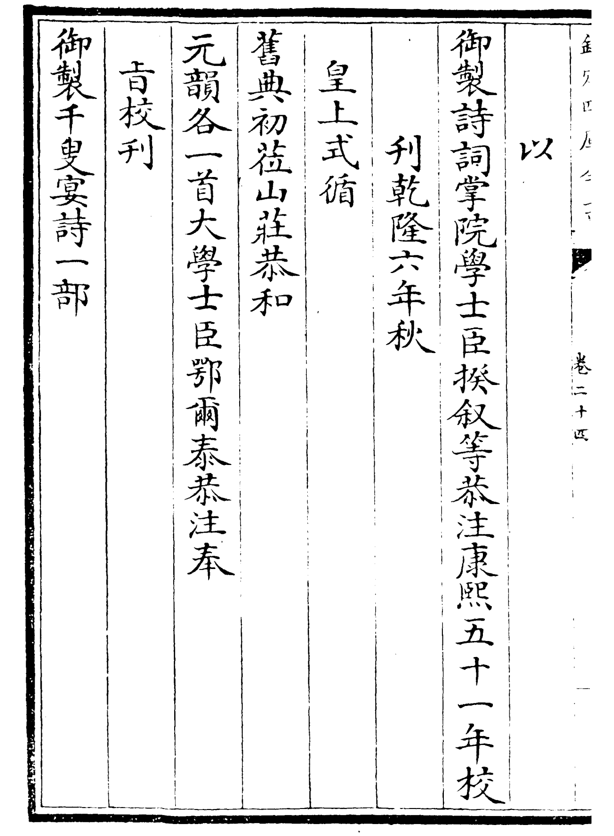
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並圖一部

聖祖仁皇帝歲舉秋獮以肄武習勞康熙四十五年始造

避暑山莊於熱河以為先期

駐蹕之所

御製記一篇并標舉勝概為三十六景分繪成圖各系



以

御製詩詞掌院學士臣揆叙等恭注康熙五十一年校

刋乾隆六年秋

皇上式循

舊典初莅山莊恭和

元韻各一首大學士臣鄂爾泰恭注奉

旨校刋

御製千叟宴詩一部

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聖祖仁皇帝七旬萬壽先期正月一日戊子至四日辛

卯

錫宴乾清宮自滿漢文武大臣官員及致仕退休老民

凡六十五歲以上者咸預

命諸王貝勒以下及宗室授爵勸飲

頒賜食品

御製千叟宴詩一首預宴者皆和卷首恭冠

御製詩次內廷諸臣恭和詩十三首卷一大學士馬齊

以下至御史張令璜詩凡七十首卷二至卷四

不列名每卷三百二十首

御製耕織圖詩一部

聖祖仁皇帝敦重農桑

命繪耕織圖以示勸相之意臚事系詩各為一册凡耕

圖二十有三曰浸種曰耕曰耙耨曰耖曰碌碡

曰布秧曰初秧曰淤蔭曰拔秧曰插秧曰一耘

曰二耘曰三耘曰灌溉曰收刈曰登場曰持穗曰舂碓曰簏曰簸揚曰礱曰入倉曰祭神凡織圖二十有三曰浴蠶曰二眠曰三眠曰大起曰捉織曰分箔曰採桑曰上簇曰炙箔曰下簇曰擇繭曰窖繭曰練絲曰蠶蛾曰祀謝曰緯曰織曰絡絲曰經曰染色曰攀華曰剪帛曰成衣每幅七言絶句一首

皇上依次和韻刋刻成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早夜勤毖研求治理念生民
之本以衣食為天嘗讀豳風無逸諸篇其言稼穡蠶
桑纖悉具備昔人以此被之管絃列於典誥有天下
國家者洵不可不留連三復於其際也西漢詔令最
為近古其言曰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
原也又曰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欲臻斯理者舍
本務其曷以哉朕每巡省風謠樂觀農事於南北土
疆之性黍稌播種之宜節候早晚之殊蝗蝻捕治之

法素愛諮詢知此甚晰聽政時恒與諸臣工言之於豐澤園之側治田數畦環以溪水阡陌井然在目桔槔之聲盈耳歲收嘉禾數十鍾隴畔樹桑傍列蠶舍浴繭繅絲恍然如茆簷蔀屋因構知稼軒秋雲亭以臨觀之古人有言衣帛當思織女之寒食粟當念農夫之苦朕惓惓於此至深且切也爰繪耕織圖各二十三幅朕於每幅製詩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書之於圖自始事迄終事農人胼手胝足之勞蠶女繭絲

機杼之瘁咸備極其情狀復命鏤版流傳用以示子孫臣庶俾知粒食維艱授衣匪易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庶於斯圖有所感發焉且欲令寰宇之内皆敦崇本業勤以謀之儉以積之衣食豐饒以共躋於安和富壽之域斯則朕加惠元元之至意也夫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一部

乾隆三年奉

旨恭刊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凡三十卷内

勅諭三卷

詔册一卷論記一卷序三卷雜著二卷題辭贊一卷題

跋一卷碑文五卷祭文誄三卷

潛邸所作詩曰

雍邸集七卷

御極後所作詩曰

四宜堂集三卷

世宗憲皇帝御製題辭冠其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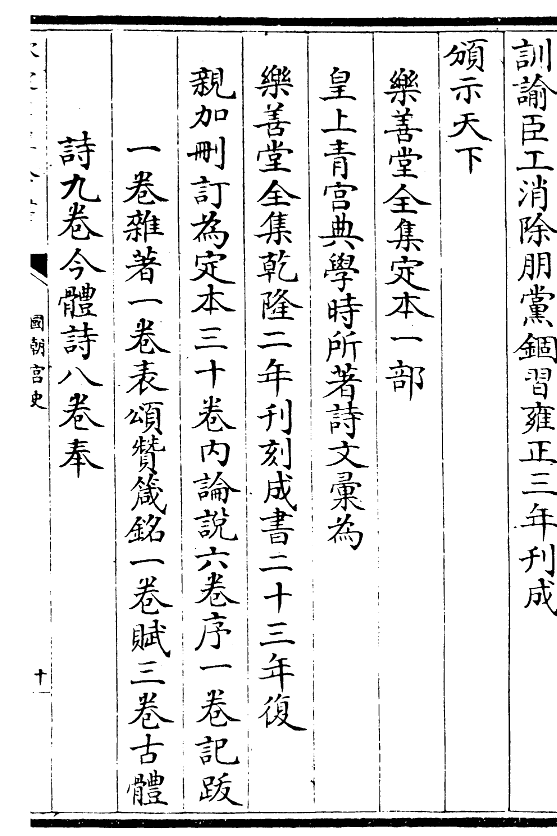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　朕昔在雍邸自幸為天下第一閑人然所謂閑者非若箕潁遺世竹林肆志之類也朕生當國家鼎盛之時三逆蕩平四方寧謐仰蒙皇考鍾愛承歡膝下位列親藩寢門定省之餘無他事事境之所處閑矣兼之賦性不樂浮華既無庸皇皇於富貴更不煩戚戚於貧賤祇期消融機巧遂覺隨處樂天情之所寄又閑矣雖然究其所以優游恬適

得四十餘年為一閑人者莫非我
皇考教育深恩有以成就之也朕素不嫻聲律每於隨
從塞北扈蹕江南偶遇
皇考命題屬賦勉强應制一愽
天顏歡笑初不計字句工拙至於讌賞登臨觸物寓感
有會而作因詩紀事借以陶寫性情而已豈曰與文
人墨客較論短長耶歲月積久裒焉成集迨壬寅冬
恭承

皇考付託之重臨御寰宇封章重疊機務殷繁旰食宵衣猶虞叢脞夙興夜寐莫敢求安向之優游恬適今則易而為惕厲憂勤花朝月夕之吟皆成祁寒暑雨之思矣檢閱舊作昌勝惘然緬想曩日之閑境閑情奚啻邈若河漢也哉爰序於雍邸集首以示朕意云

御製朋黨論一部

世宗憲皇帝御製論一篇以大公至正為歸斥歐陽修之說而正之以周易論語之義



訓諭臣工消除朋黨錮習雍正三年刊成
頒示天下
樂善堂全集定本一部
皇上青宮典學時所著詩文彙為
樂善堂全集乾隆二年刊刻成書二十三年復
親加刪訂為定本三十卷內論說六卷序一卷記跋
一卷雜著一卷表頌贊箴銘一卷賦三卷古體
詩九卷今體詩八卷奉

旨校刊

頒賜中外

皇上御製序　朕少讀尚書見二帝三王以及繼世之哲后君臣咨儆惟是身心性命之本原其敷政命官亦惟根柢道德而不規規於事為之末及考詩易四子之言凡論政者皆與書所稱同其指歸互為表裏其後博涉諸史則雖明盛之世所殫心竭慮者大概詳於事功而畧於本原教化之升降

治象之崇卑其分歧實判於此用是日有孜孜求
所以取道入德之門蒙
皇考示以明理立誠之大訓而畧得其統貫又念修辭
必本乎誠故凡見於古文詩辭者咸以是為宗而
不敢有貳焉往者歲庚戌冒錄數年中所作序論
書記雜文詩賦次為十有四卷置諸几案時就所
言以自檢其行嗣是所作蓋四倍前繼序以來躬
理萬幾兢兢業業惟恐一事失宜負

皇考付屬之重思如曩時從容文墨之娛不可復得然
少有餘閒未嘗不考鏡經史以自觀省爰取庚戌
文鈔所載存十之三續作未訂入者存十之七總
為一編共若干卷非欲以文辭自表著蓋是集乃
朕夙昔稽古典學所心得實不忍棄置自今以後
雖有所著作或出詞臣之手真贗各半且朕亦不
欲與文人學士爭巧以轉貽後世之譏則是集之
輯有不得已者記曰本諸身徵諸庶民曩予自檢

所行以勉副所言者乃日用酬酢之常今茲所行事無大小莫非政教之平陂生民之苦樂相倚不可以中立者也因此益自儆惕而克艱天位顧畏民嵒庶幾明理立誠之學參前倚衡永永勿替也夫

皇上御製原序　予生九年始讀書十有四歲學屬文今年二十矣其間朝夕從事者四書五經性理綱目大學衍義古文淵鑑等書講論至再至三顧

質魯識昧日取先聖賢所言者以內治其身心又以身心所得者措之於文均之有未逮也日課論一篇間以詩歌雜文雖不敢為奇辭詭論以自外於經傳儒先之要旨然古人所云文以載道者內返竊深慙恧每自思念受

皇父深恩時聆訓誨至諄且詳又為之擇賢師傅以受業解惑切磋琢磨從容於藏修息游之中得以厭飫詩書之味而窮理之未至克己之未力性情涵

養之未醇中夜以思惕然而懼用是擇取庚戌秋九月以前七年所作者十之三四畧次其先後序論書記雜文詩賦分為十有四卷置在案頭便於改正且孔子不云乎言顧行行顧言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常取余所言者以自檢所行倘有不能自省克以至於言行不相顧能知而不能行余愧不滋甚乎哉

皇上諭旨　近日偶閱樂善堂集緣初刻所存卷帙

頗繁其中多有不甚愜心之句昔人云文章千古得失寸心朕非悔其少作博不惜情去留之名政以隨時刪訂則今昔詣力所到端可藉以自驗其令内廷諸臣悉心校閲分擬應存應刪簽貼進呈候朕裁酌重訂定本以付剞劂

御製詩初集一部

皇上萬幾餘暇寄情六義日以為程自乾隆元年丙辰迄十二年丁卯一紀中為古今體詩四千一

百五十首十三年尚書臣蔣溥恭請同内廷諸
臣校錄刊刻凡四十四卷是為初集
皇上御製序　向序樂善堂集云夙昔典學所心得
不忍棄置後雖有作或出詞臣之手真贋各半且
亦不欲與文人學士爭長故十數年來臣工以編
次詩文集為請者概勿許然幾務之暇無他可娛
往往作為詩古文賦文賦不數十篇詩則託興寄
情朝吟夕諷其間天時農事之宜涖朝將祀之典

以及時巡所至山川名勝風土淳漓罔不形諸詠歌紀其梗概積至今以數千百首計矣而較晴量雨憫農疾苦之作為多觀其詩可以知憂勞而驗今昔使閱歲逾時或致殘缺失次其不忍棄置較先為甚因取丙辰以迄丁卯所作畧加編定都為四十四卷古今體計四千一百五十首有奇命翰林中字畫端楷者分卷抄錄裝為一集不付剞劂猶初志也

御製詩二集一部

皇上御製詩自乾隆十三年戊辰迄二十四年己卯一紀中

天章美富卷帙較前倍增通計八千首有奇二十五年大學士臣蔣溥恭請同內廷諸臣校錄刋刻凡九十卷是為二集

御製文初集一部

皇上勅幾之暇作為古文諸體悉備自乾隆元年丙

辰迄二十八年癸未積至五百餘首侍郎臣于
敏中恭請分類編次並繕錄刋刻凡三十卷内
經筵御論二卷論說祝文一卷記四卷序五卷序跋
書後一卷問辨一卷碑文七卷雜著一卷賦二
卷連珠一卷頌箴一卷銘一卷贊三卷是為初
集

皇上御製序　于敏中排次數年來所為御製文初
集成而以序為請夫序者所以序陳經旨故孔子

作書序子夏作詩序未聞自序其文也自序其文葢漢唐以後之事乎為天子者所以修己治人必當以三代以上自勗豈可以漢唐以下自晝此正務也至於文乃其餘事耳亦豈可以漢唐以後為法哉如是則敏中之請序可以不允既而思之向之樂善堂全集及御製詩初集不既有序乎於凡惕已敬

天本身徵民憫農桑驗今昔葢已言之悉矣例以向不

可以不序而以向之言之悉則又可以不必序矣雖然不欲與文人學士爭長亦向之本意也則今之裒然成集者與向之言為合乎為否乎以之自問又不能措一辭云

御製日知薈說一部

皇上青宮典學時筆記偶錄合二百六十則編為日知薈說凡四卷乾隆元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日知薈說者取予嚮日日課所為文

刪擇編次合兩錄之爰定之以名也予稟承
庭訓懋學書齋留連往復於六經四子之書求其義蘊
精微旁搜諸史通鑑考定得失區明法戒以至儒
先緒論詞苑菁華莫不徧覽雖究心探索饜飫其
中然考之古聖賢躬行實踐之學蓋悉焉而未逮
自十有四歲學屬文至於今又一紀矣其閒日課
詩論雜文未嘗少輟積成卷帙瑕瑜各半踐祚以
來萬幾待理豈復得如曩時專志篤學日與良師

友敬業樂羣於翰墨之場哉紬繹舊聞念兹弗釋因取其精去其疵録其正棄其偏合二百六十則釐為四卷而舉凡道德性命之旨學問政治之要經傳之淵源古今之事迹莫不畧見梗概夫日知之說出自子夏繼以無忘所能必所知者日新不失而賡續以極於高明乃為學問竅要若予嚮日所得尚非空言而無濟實用則今班朝莅政之間豈不足以考其知行合一與否以發抒聞見遜敏

敦修乎

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一部

圓明園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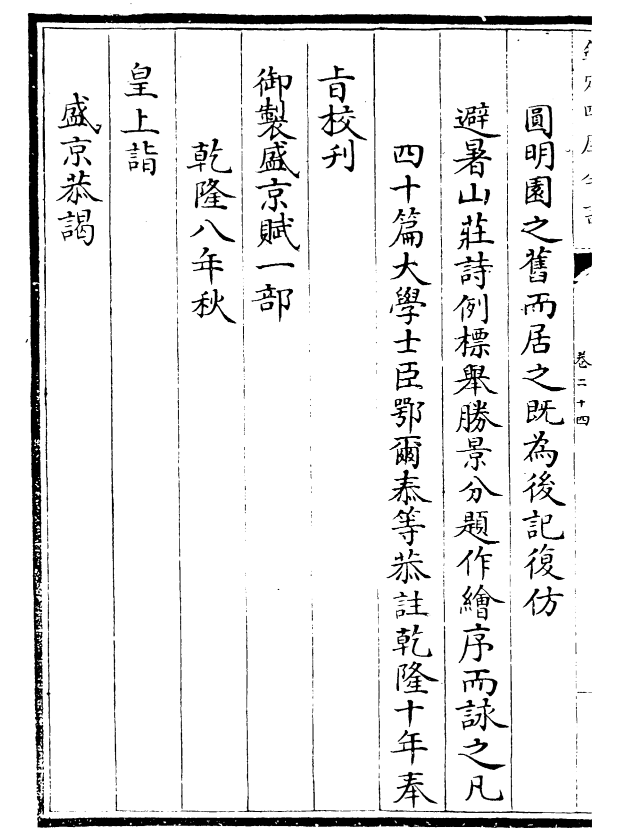
世宗憲皇帝藩邸所居

賜園迨

纘承大統命所司量加修葺式具朝署之規

御製記備述緣始

皇上御極之初所司以建園請弗許歲戊午即



圓明園之舊而居之既為後記復仿

避暑山莊詩例標舉勝景分題作繪序而詠之凡

四十篇大學士臣鄂爾泰等恭註乾隆十年奉

旨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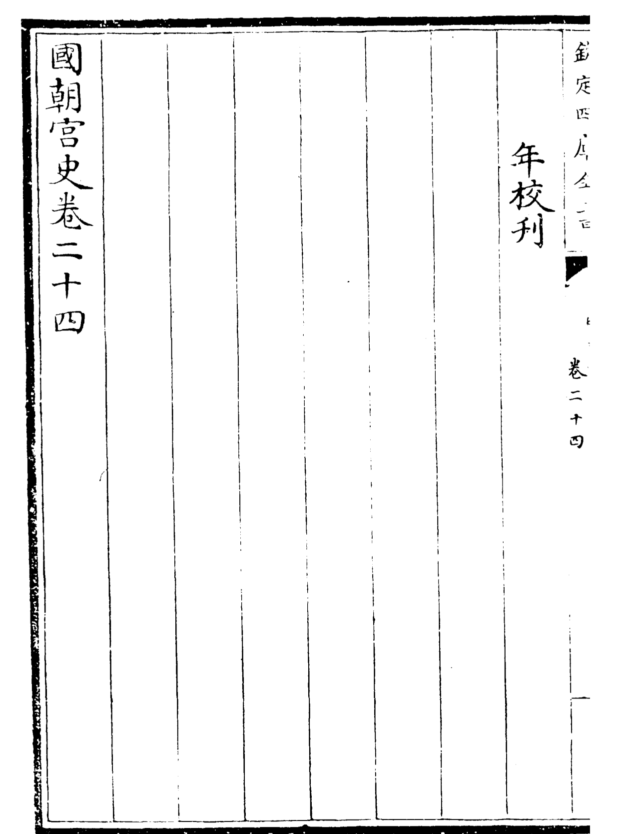
御製盛京賦一部

乾隆八年秋

皇上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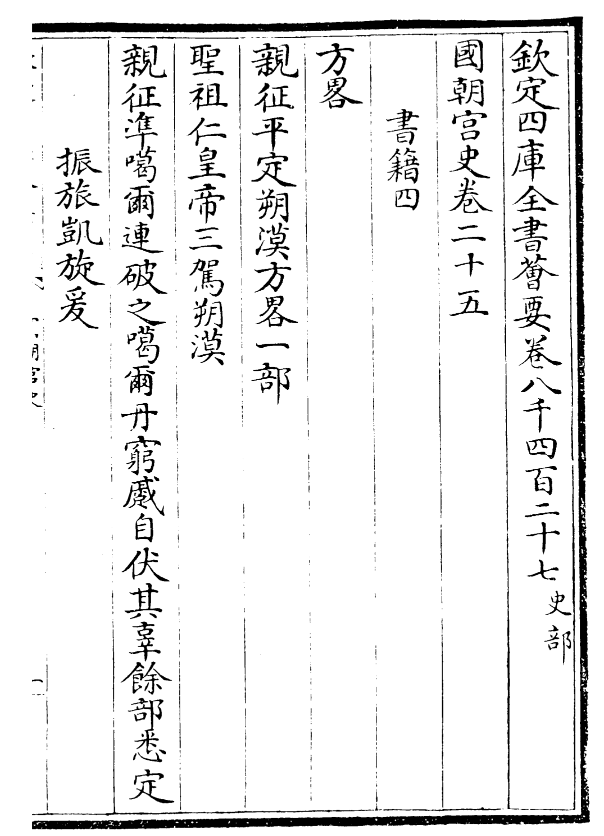
盛京恭謁

祖陵
御製盛京賦一篇并序凡三千三百餘言大學士臣
鄂爾泰等恭註乾隆八年校刊
御製氷嬉賦一部
國俗舊有氷嬉以肄武事
皇上率循舊典爰於每歲氷堅之候於太液池聚八
旗武士陳之
御製氷嬉賦一篇以叙其事内廷諸臣恭註乾隆十



年校刊

國朝宮史卷二十四



國朝宫史卷二十五

書籍四

方畧

親征平定朔漠方畧一部

聖祖仁皇帝三駕朔漠

親征凖噶爾連破之噶爾丹窮蹙自伏其辜餘部悉定

振旅凱旋爰

允廷臣之請纂輯

方畧自康熙三十六年六月至三十七年十月系日紀

事具載

神謨凡四十八卷四十七年奉

旨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祗承

天眷懋紹

祖宗丕基為億兆生民主薄海内外皆吾赤子雖越在

邊徼荒服之地倘有一隅之弗寧一夫之不獲不忍恝然視也西北塞外喀爾喀七旗與厄魯特四部落並號雄藩同奉職貢非一日矣不意有厄魯特噶爾丹者賦性凶殘中懷狡詐戕害其兄弟兼并四部蠶食鄰封其勢日張其志益侈朕初聞厄魯特與喀爾喀交惡隨遣親近大臣頒恩賚以和解之迨其後興兵構怨又命大臣曉譬利害諭令息爭乃噶爾丹抗肯狂逞致喀爾喀為所潰敗叩關乞援朕收撫之置

諸邊內資給饒牽始皆得所而噶爾丹猶修郄如故所在侵陵忽闌入我烏蘭布通之地朕授鉞親王大臣問罪聲討大師克捷未即殄除時賊倉皇宵遁深懼我軍之窮追投牒指誓因而釋之假使噶爾丹能自此悔過改圖則雖至今存可也夫何轉瞬渝盟包藏不軌窺伺我斥堠搖惑我外藩潛斂我納木札爾拖音肆虐不止朕深念此寇斷宜速滅於是整飭士馬備峙糧糗決策親征而賊之蹤跡飄忽無常又慮

其兵至遠颺兵退復入乃授密畫於科爾沁王沙律
令其遣使誘賊約至近地旋調發盛京諸路軍禦東
路分遣一軍截西路朕躬統六師從中路入比行近
賊巢噶爾丹不敢抗我顏行聞風奔竄朕遂親率前
鋒軍併日追擊賊窮蹙已極盡棄其子女輜重而遁
會與我西路師遇大敗其軍噶爾丹僅以數人跳身
走嗣是朕再駕而至鄂爾多斯三駕而至狼居胥山
麓宣威布惠兼用互施招徠其黨羽遏絕其歸路其

塞桑等接踵嚮附其子復為我擒賊自料勢不能逭遂爾仰藥授首所親信丹濟喇等亦相繼乞降二十餘年狡悍陸梁之勁寇曾不二載悉皆草薙禽獮而大業克就矣夫烈焰弗戢必將燎原積寇一日不除則疆圉一日不靖方親征之初舉也在廷諸臣多持異議狃於目前之計者謂兇鋒挫衄無足深憂憚於征繕之煩者謂大漠遊魂難以就縛不知除惡務盡制勝在謀歷觀漢唐宋之已事往往罷敝中國之力

而不能成廓清邊塞之功良由經理失宜而殲鋤之不早也朕既遠鑒前轍復追維烏蘭布通之失故不避寒暑艱辛親涖窮邊三勤薄伐惟是逆形已著然後徂征怙惡不悛然後撈討身先士卒則櫛風沐雨而人皆忘勞指畫軍儲則轉饟饋師而人爭用命茂草茁於荒磧流泉溢於沙陀萬里經行安如枕席非徼神祐曷繇臻此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朕仰憑天道俯愜人情以萬不得已而用兵

之意乘刻不容緩而滅寇之機立拯邊境之毒痡永
底中原於清晏昭告
郊
廟適契成謀使非慮出萬全可輕言師旅哉茲前後用
兵本末具載卷中覽是編者尚克喻朕心焉
治河方畧一部
聖祖仁皇帝巡行指示河防底績恭紀
方畧凡十二卷自康熙元年至六十一年治黄運兩河

諸事備紀馬附錄一卷紀八年至四十年治渾河清河永定河三十三年至三十九年治漳河滏河滹沱河子牙河諸事

平定金川方畧一部

乾隆十四年二月金川夷酋莎羅奔面縛詣軍門降振旅凱旋爰

允廷臣之請纂輯

方畧自十一年十一月至十四年四月

廟謨勝算備載成書凡二十六卷十七年奉

旨校刊

皇上御製序　金川方畧纂輯既竣諸臣以

聖祖平定朔漠方畧

御製序文之例為請夫所謂方畧者非遥執事權掣其肘而矜自用千里請戰之謂也惟天子將將將將之道無他信賞必罰而已夫以一隅之不靖徵發士旅飛輓芻糧繹騷率及數省舉億兆生靈之命

委之一將而攻守失據險易弗知怠公事而棄時日失士心而張賊勢甚或拚敗為功逋逃告捷此而不誅時乃失罰至夫藎臣宣力盡瘁馳驅金石可孚豚魚斯格成勞卓越則車服以庸之旂常以紀之稽績逮於行間執秩陳於幕府酬庸之典孰大於是此而不酬時乃愆賞且夫天討有罪叛則誅而服則舍兵革非快意之圖慘殺違好生之道然非其悔禍誠切向化革心顧以姑息為包荒旋

撫旋叛蔓延益熾雖由司事者動乏成算而廟堂之無策亦已甚矣朕有鑒於大權之不容旁貸有罪不赦有功必錄既服不誅命討一出於事理之當然而實無容心焉此兩年中宵旰憂勤始終弗懈保大定功之本意而編集之不可以已也若乃指授機宜視

皇祖之親勤鑾馭固無由仰企萬一而金川夙隷職方亦非噶爾丹絶漠狡寇可同日而語要之行師者

保邦之大事爰允所請弁言以示來許

平定準噶爾方畧一部

乾隆二十年五月大師平準噶爾俘達瓦齊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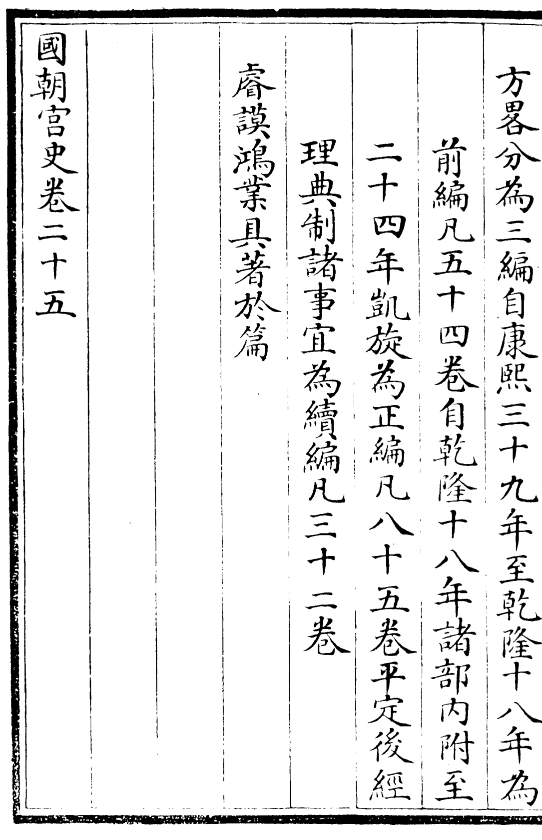
獻越明年再定伊犁阿睦爾撒納伏冥誅二十

四年平回部逆酋波羅泥都霍集占獻馘

闕下西極耆定

大功告成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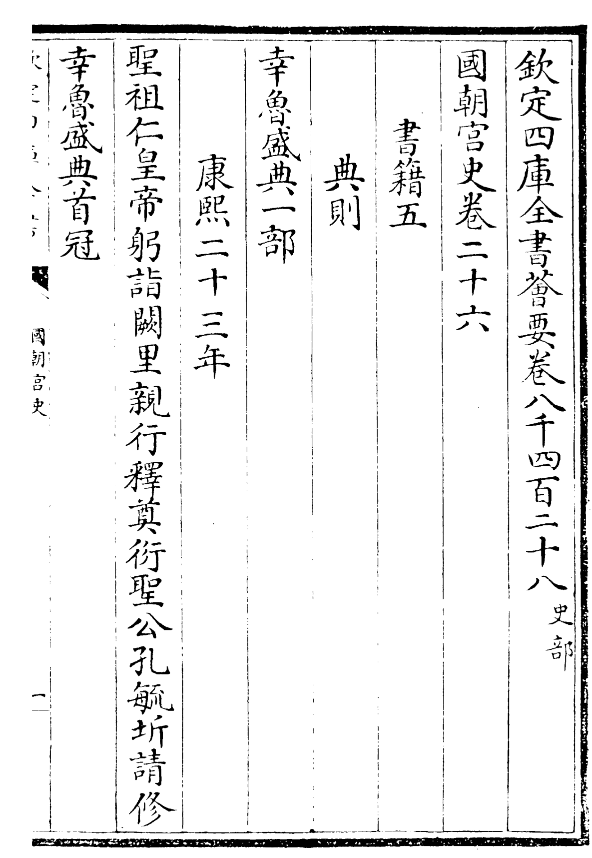
允廷臣之請纂輯



方畧分為三編自康熙三十九年至乾隆十八年為前編凡五十四卷自乾隆十八年諸部內附至二十四年凱旋為正編凡八十五卷平定後經理典制諸事宜為續編凡三十二卷

睿謨鴻業具著於篇

國朝宮史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四百二十八　史部

國朝宮史卷二十六

書籍五

典則

幸魯盛典一部

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躬詣闕里親行釋奠衍聖公孔毓圻請修

幸魯盛典首冠

御製次臚典禮并紀

恩遇末附藝文康熙四十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惟自古帝王聲教翔洽風俗茂美莫不由於崇儒重道典學右文用能發詩書之潤澤宣道德之閫奥推厥淵源皆本洙泗以故追崇之典歷代相仍䖍躬詣闕里修謁奠之儀潔志肅容盡誠備物其間禮數隨世損益至於希風服教百代式型異世同揆莫之或二猗歟盛矣朕臨御以來垂

三十載溯危微之統緒念生安之聖哲恒慮涼薄未克祗承用是夙夜單心孜孜不倦惟我至聖先師孔子配天地參陰陽模範百王師表萬禩朕每研搜至道涵泳六經覺憲章祖述删定贊修之功日星揭而江河流私心嚮往竊有願學之志焉乃者東廵踰泰岱涉泗沂遂詣闕里親行釋奠得瞻廟貌仰聖容以為德盛功隆欽崇宜極凡厥典禮有加前代又親製文詞手寫以勒之貞石務用導揚至教風示來兹夫

緬懷曩哲繼躅前賢猶思覩其物采接其居處况先
師遺風餘烈久而彌新重以朕之寤寐羮牆僾乎如
見及過杏壇相圃之間山川儼然檜楷如故髣髴金
石絃誦之聲聞於千載而上流連徃復不能自已也
衍聖公孔毓圻上疏陳謝且以禮儀隆重非直一家
榮遇請修幸魯盛典一書朕既可其奏久之書成復
請叙言以冠其端朕萬幾餘晷敦勉弗遑實欲黙契
先師尊聞行知於以阜物誠民風同道一庶幾躋世

運於唐虞登治術於三古是書也豈徒使天下後世知朕於先師欽慕無已如此且愈以見聖人之道覆幬羣倫苞𦋐萬象即凡車服禮器之遺皆足令人感發而興起也故賜之序

萬壽盛典初集一部

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六旬萬壽臣工奏請纂輯

盛典釐為六門曰

宸翰曰

聖德曰典禮曰

恩賚曰慶祝曰歌頌凡百二十卷內廷翰林王原祁繪

圖康熙五十六年校刊

大清會典一部

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命纂修會典起崇德元年迄康熙二十五

年

世宗憲皇帝復

命重輯自康熙二十六年迄雍正五年凡二百五十卷

雍正十年校刊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　自昔書契肇興百官以治是知上古之代雖風氣樸畧始制文字必垂典憲以昭誡有位用能允釐百工咸熙庶績觀虞書舜命九官具載訓辭宏綱畢舉則其節目之詳於簡册者可想而知也爰歷夏殷至周大備孔子言周監於二代又言

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所損益可知周禮一書蓋承唐虞夏殷之緒而加以文武制作之隆上紹古先下開來葉自是厥後漢唐宋明膺運亨祚者莫不著之章程布在方策設官分職猶師虞周之成憲焉我

太祖高皇帝受

天景命經綸草昧

太宗文皇帝肇基王迹創制顯庸

世祖章皇帝混一寰瀛禮明樂備至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載定泰平功隆業茂是則我
朝之興
四聖相承兼唐虞之勲華綜豐鎬之謨烈巍巍乎成功煥
乎文章之並盛者也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勅命閣臣纂修大清會典起於崇德元年
迄於康熙二十五年大經大猷咸臚編載
聖祖仁皇帝歷數綿長又閱三紀敬勤愈至法制增修
憲古宜今至精至備可謂規型之盡善儀典之大成

而散在卷牘未及彚輯以藏全書朕纉承寶位體
皇考之心以為心法
皇考之政以為政其有因時制宜更加裁定者無非繼
志述事之意紹聞衣德之思爰允禮臣蔣廷錫所請
命閣臣開館纂修自康熙二十六年至雍正五年所
定各部院衙門禮儀條例悉行檢閱照衙門分類編
輯凡經九載篇帙告竣於是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立綱陳紀之端命官敷政

之要首末完具燦然如日星之炳照與虞書周禮並垂不刋夫制度之有損益隨時以處中之道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易曰變通者趨時也中無定體動惟厥時斯

聖祖仁皇帝所以乾健日新為萬世立極也朕兢兢業業永懷紹庭陟降之義爾在廷臣工能恪遵而時繹之上之可以程功次亦不失為寡過然其所以行之者必本於至誠非徒緣飾虛文奉行故事以為盡職

也其交相懋勉忠勤不懈以贊襄我國家悠久無疆之泰運追邁二帝三王之盛朕於兹有厚望焉

欽定大清會典一部

皇上以會典自雍正五年告成以後閱歲既久爰

命開館重修

親定成書以會典為綱則例為目各區部分條理畢

貫會典凡一百卷則例凡一百八十卷乾隆二

十六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自

郊

廟朝廷放之千百國徼荒服屬之倫而莫之偕自

創業守文繩之億萬葉矩矱訓行之久而勿之渝非會

典奚由哉顧惟

聖作

明述政府粲陳其間有因者即不能無損與益而要之

悉損益以善厥因則方策所麗乃一成不易之書

非閱世遞輯之書也國家膺

大寶命

列聖肇興禮樂明備

皇祖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

始勅釐定會典則以時當大業甫成實永肩我

太祖

太宗

世祖三朝之統緒不可以無述而述固兼作矣

皇考世宗憲皇帝雍正五年
申諭閣臣敬奉
成編攷衷條系則以累洽重熙更兼
皇祖景祚延洪化成久道不可以無述而述且未遑言
作矣曁朕寅紹
丕基祇祇翼翼壹惟法
祖宗之法心
祖宗之心發冊披圖罔或偭隃尺寸會西陲大功告蕆

幸纘承

祖宗欲竟之

志事而凡職方官制郡縣營戍屯堡覲饗貢賦錢幣諸

大政於六曹庶司之掌無所不逮且我

皇考勵精圖理十三年之間立綱陳紀復不可無紀以

垂永世爰咨館局次第具草乙夜手批是正而諗

之曰嚮者發凡排纂率用原議舊儀連篇並載是

典與例無辨也夫例可通典不可變今將緣典而

傳例後或撫例以淆典其可乎於是區會典則例

各為之部而輔以行諸臣皆謂若網在綱咸正無

缺而朕弗敢專也葢此日所輯之會典猶是我

皇祖

皇考所輯之會典而俛焉從事於兹者豈直義取述而

不作云爾哉良以抱不得不述之深衷更推明不

容輕述之微指稽典者當瞭然知宰世馭物所由

來無自疑每朝迭修為故事耳若夫治法心法表

裏兼賅精之而貫徹天人擴之而範圍今古如往
牒所稱惟雎麟足以行官禮者是又數典之原嘉
會之本也朕其敢不懋諸敢不與子孫臣民交勗
諸

大清通禮一部

皇上命纂輯通禮與會典相表裏以吉嘉軍賓凶為
次凡五十卷乾隆二十四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伊古承天之道治人之情莫善乎禮

顧其為用往往詳於朝廟畧於鄉閭及考儀禮十七篇所記獨多士禮自后蒼有推而達之之説儒者奉為本經其等差節度互見於周官戴記然時有抵牾朱子嘗建議請修通解而未既厥業信乎完書之難而行典禮觀會通章志貞教經世者所宜重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會典蓋經禮之遺矩而通禮亦曲禮之濫觴朕臨御之初勅儒臣蒐訂前聞折衷令甲凖時會之宜衡質文之紀釐為全

帙用詔方來越歲已卯排纂裁就寧詎謂副在有司執以涖事而已哉蓋嘗深維大順大同之化初不越納身軌物與天地共之焉耳三代以下漢稱近古觀叔孫通之朝儀公玉帶之明堂不過椎輪猶具後此如唐開元禮宋太常因革禮元通禮明集禮取足徵一朝掌故迨承用日久俗尚駸尋精意遠而敝趋隨之既苟簡慢易而無以稱其情甚且改錯面規敢於侈汰而冐其上故禮之通也於

是乎始難六經之士雖欲闡教正俗然居下不獲若考亭家禮涑水書儀黨塾間以為兎園陳策其事不闕功令故禮之通也於是乎尤難是編也約而賅詳而不縟圭臬羣經羽翼會典使家誦而户習之於以達之人倫日用之間興孝悌而正風俗則朕淑世牖民之意或在斯乎或在斯乎因禮官之請爰為序以諗其端

皇朝禮器圖式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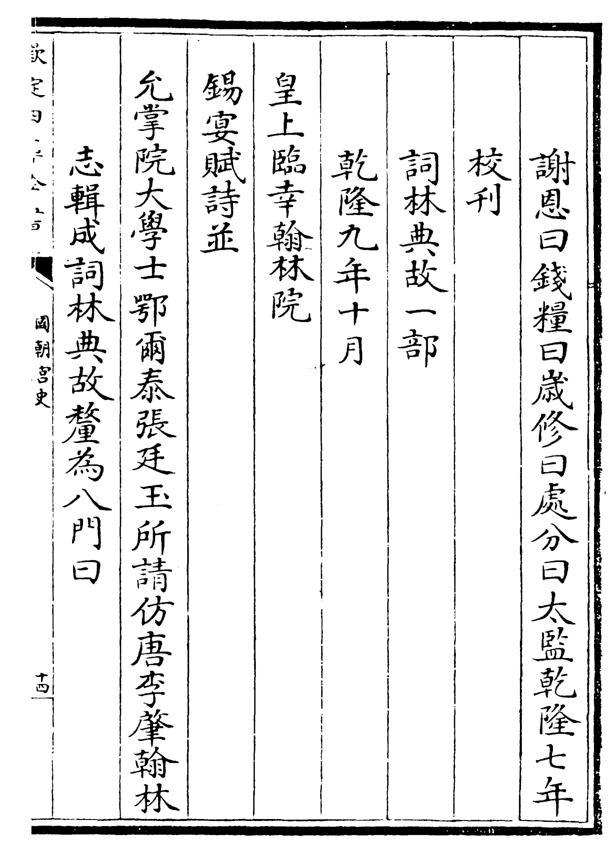
皇上欽定諸禮器典章大備爰
命纂繪圖式釐𨤲為六門曰祭器二卷曰儀器一卷曰
冠服四卷曰樂器三卷曰鹵簿三卷曰武備五
卷凡十八卷乾隆二十八年校刋
皇上御製序　五禮五器之文始著虞書若璣衡若
作繪絺繡若筌鏞柷敔粲乎具列迨成周攷工記
乃詳載廣圜尺度與夫方色鈞鋝圜匡縝疏侈弇
之差說者謂器之有圖實權輿是漢儒言禮圖者

首推鄭康成自阮諶梁正夏侯伏明輩均莫之逮
宋聶崇義彙輯禮圖而陸佃禮象陳祥道禮書復
踵而穿穴之其書幾汗牛充棟然嘗念前之作者
本精意以制器則器傳後之述者執器而不求精
意則器敝要其歸不出臆說傅會二者而已我朝
聖聖相承法物修明折衷大備維是敬
天尊
祖頒朝詰戎之典弗僻益虔第所司展事具儀間沿前

代舊式方名象數時有未協爰諏禮官自
郊壇祭器及鹵簿儀仗輦輅以次釐正至冠服以彰物
采樂器以備聲容宜準彞章允符定則而觀象臺
儀器自
皇祖親定閱數紀於今度次不免歲差又武備器什有
舊會典未經臚載者皆是範是程進御審定於以
崇飭
祀饗朝會軍旅諸大政顧勿薈萃成帙慮無以垂光策

府於是按器譜圖系說左方區為八部用付剞劂俾永其傳夫籩豆簠簋所以事
神明也前代以盌盤充數朕則依古改之至於衣冠乃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襲朕則依我朝之舊而不敢改焉恐後之人執朕此舉而議及衣冠則
朕為得罪
祖宗之人矣此大不可且北魏遼金以及有元凡改漢衣冠者無不一再世而亡後之子孫能以朕志為

志者必不惑於流言於以綿國祚承
天祐於萬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是為序
欽定宮中現行則例一部
皇上以内廷現行典禮事例
命敬事房條錄恭呈
欽定編為則例刊行釐為十八門上卷曰名號曰
御牒曰禮儀曰宴儀曰冊寶曰典故曰服色曰宮規
曰宮分下卷曰鋪宮曰遇喜曰安設曰進春曰



謝恩曰錢糧曰歲修曰處分曰太監乾隆七年

校刊

詞林典故一部

乾隆九年十月

皇上臨幸翰林院

錫宴賦詩並

允掌院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所請仿唐李肇翰林

志輯成詞林典故釐為八門曰

臨幸盛典曰官制曰職掌曰恩遇曰藝文曰儀式曰
　廨署曰題名凡八卷乾隆十三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詞林典故書成大學士張廷玉等以
序請朕惟六經之士豈易言哉而况躋玉堂而列
芸署者盡六經之彥也木天故事歷代沿革具見
於斯則又何言惟是國家重館閣之選極優遇之
隆詎祇蜚其英聲將以華國而已哉如濂溪所謂
文以載道者舍是無他求夫布衣韋帶之士由立

言以期不朽足矣若夫國家右文重道將以淑世熙績繼往聖之絶學開萬世之太平胥是賴焉名之盛者實難副任之大者責彌重譽之來者毀亦隨其尚思春華秋實之喻而凛虚車麟楦之譏哉

欽定吏部則例一部

雍正十二年律例館修輯吏部則例告竣乾隆四年吏部以條例未能分晰且多所更正奏請

重修

欽定成書滿官品級考二卷漢官品級考四卷銓選
滿官則例五卷銓選漢官則例八卷處分則例
四十七卷乾隆二十六年增修校刊頒行
欽定學政全書一部
乾隆五年
皇上特命禮部纂成學政全書以便遵守
欽定成書凡八卷嗣後積年續增凡四卷俱校刊頒
行

欽定科場條例一部

乾隆六年禮部編纂科場條例進呈

欽定成書以昭遵守凡四卷又續增四卷又續增上

下二卷嗣後隨時續纂俱校刊頒行

欽頒磨勘簡明條例一部

乾隆二十五年禮部編纂磨勘簡明條例進呈

欽定成書以昭遵守凡二卷又續增二卷嗣後隨時

續纂俱校刊頒行

欽定中樞政攷一部

乾隆六年兵部遵

旨纂輯中樞政攷告竣凡八旗則例十四類爲八卷以八音爲次綠旗則例十五類爲十卷以十干爲次乾隆二十六年增修校刊頒行

八旗則例一部

乾隆六年兵部遵

旨將八旗都統所奏八旗則例歸併兵部纂修告成

凡十二類為四卷以忠孝廉節為次乾隆二十
六年增修校刊頒行
大清律例一部
乾隆五年
皇上以大清律例一書經
列聖屢修歸於至當而隨時斟酌尤期平允
特命所司增輯
親加參定為律目一卷圖一卷服制一卷名例二卷

吏律二卷户律八卷禮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五卷工律二卷總類七卷比引律條一卷凡四百三十六門刊布中外以昭

法守

世祖章皇帝大清律原序　朕惟

太祖

太宗創業東方民淳法簡大辟之外惟有鞭笞朕仰荷

天休撫臨中夏人民既衆情偽多端每遇奏讞輕重出

入頗煩擬議律例未定有司無所稟承爰勅法司官
廣集廷議詳譯明律參以國制增損劑量期於平允
書成奏進朕再三覆閱仍命內院諸臣較訂妥確乃
允刊布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爾內外有司官吏敬
此成憲勿得任意低昂務使百官萬民畏名義而重
犯法冀幾刑措之風以昭我
祖宗好生之德子孫臣民其世世守之
世宗憲皇帝大清律集解序　周禮大小司寇之職以

三典詰四方以五刑聽訟獄正歲師其屬而觀刑象
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月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
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聚而觀之是知先王立
法定制將以明示朝野俾官習之而能斷民知之而
不犯所由息爭化俗而致於刑措也恭惟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大德如天以至仁涵育羣生法司上
奏率多全宥停刑肆赦屢沛
恩綸

臨御六十一年厚澤周浹乎宇内血氣心知之倫熙然

安處於仁壽之域朕紹守丕基深懷繼述雍正元年

十月乃命諸臣將律例館舊所纂修未畢者遴簡西

曹殫心蒐輯稿本進呈朕以是書民命攸關一句一

字必親加省覽每與諸臣辨論商榷折中裁定或析

異以歸同或删繁而就約務期求造律之意輕重有

權盡讞獄之情寛嚴得體三年八月編校告竣刊布

内外永為遵守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漢鄭昌言律

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施是書也豈惟百爾有位宜精思熟習悉其聰明以察大小之比凡士之注名吏部將膺民社之責者講明有素則臨民治事不假於幕客胥吏而判决有餘若自通都大邑至僻壤窮鄉所在州縣倣周禮布憲讀法之制時為解說令父老子弟遞相告戒知畏法而重自愛如此則聽斷明於上牒訟息於下風俗可正禮讓可興於以體

皇考好生之德而追虞廷從欲之治不難矣朕實有厚

望焉

皇上御製序　象刑有典肇見虞書其用之之道則曰欽曰恤曰明曰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武王誥康叔以用其義刑義殺而吕刑則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古先哲王所為設法飭刑布之象魏懸之門閭自朝廷達於邦國共知遵守者惟是適於義協於中弼成教化以洽其好生之德非徒示之禁令使知所畏懼而已我

列祖受
天明命撫綏萬邦頒行大清律例仁育義正各得其宜
聖祖仁皇帝至仁如天化成久道德洋恩溥涵浹羣生
皇考世宗憲皇帝際重熙累洽之運振起而作新之
親定大清律集解刋示中外甄陶訓廸刑期無刑法外
之仁垂為
明訓有曰寛嚴之用必因乎其時洋洋
聖謨洵用法之權衡制刑之凖則也朕寅紹丕基恭承

德意深念因時之義期以建中于民簡命大臣取律文
及遞年奏定成例詳悉參定重加編輯揆諸天理
準諸人情一本於至公而歸於至當折衷損益為
四百三十六門千有餘條凡四十七卷條分縷析
倫叙秩然頒布宇內用昭畫一之守於戲五刑五
用以彰天討而嚴天威予一人恭
天成命監
成憲以布於下民敢有弗欽雖然有定者律令無窮者

情僞也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書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尚其慎厥用敬厥由體欽恤明允之意率乂于民棐彝克協於中以弼予祈

天永命允升于大猷從事於斯者胥懋敬哉是為序

大清律續纂條例一部

大清律續纂條例總類一部

律例全書告成後條例歲有增減乾隆二十五

年刑部奏請續纂另編刊行

特允所請為

大清律續纂條例一部

大清律續纂條例總類一部各二卷

督捕則例一部

世祖章皇帝特命纂成督捕則例

聖祖仁皇帝命重加酌定乾隆八年刑部奏請重修刊行凡一百三條為二卷

三流道里表一部

雍正十年

世宗憲皇帝特命纂成三流道里表乾隆八年刑部奏

請重修刊行凡四卷

洗寃錄一部

洗寃錄向同律例頒行乾隆五年律例館校正

重刊凡四卷

欽定工部則例一部

乘輿儀仗做法一部

乾隆十三年工部奏請編纂工部則例并

乘輿儀仗各項做法以昭遵守

欽定成書工部則例凡五十卷

乘輿儀仗做法凡二卷俱乾隆十四年校刊

工程做法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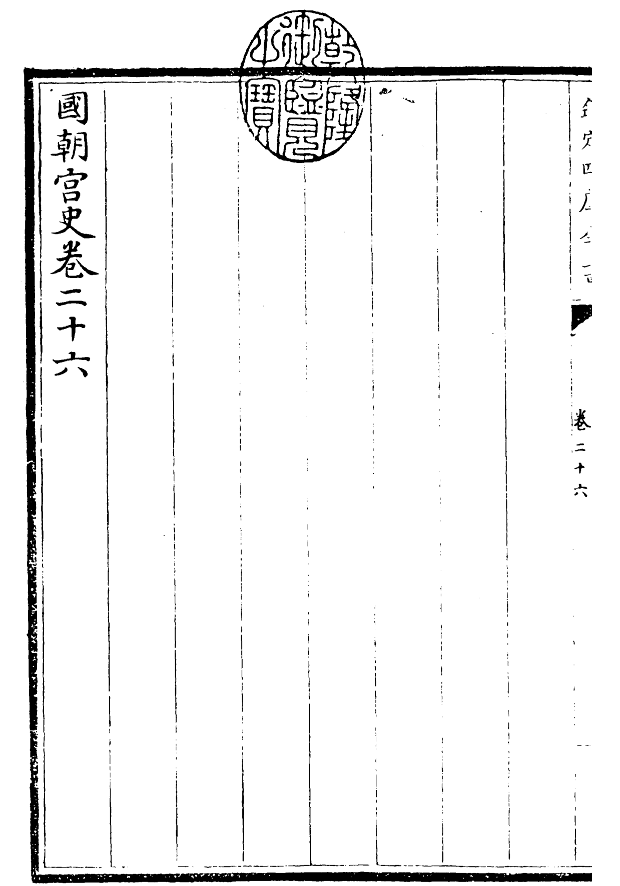
物料價值一部

雍正九年工部奏請會同内務府詳定工程做

法及物料價值編纂條例進呈
欽定成書以昭遵守工程做法凡七十四卷
內廷工程做法凡八卷簡明做法一冊物料價值
凡四卷俱校刊頒行續經工部酌定平價并將
未經定擬各項為物料價值四卷恭呈
欽定乾隆元年校刊頒行
欽定軍器則例一部
乾隆十六年工部奏請開館纂輯軍器則例繪

圖系說進呈

欽定成書為旗幟七卷涼篷帳房二卷盔甲四卷器械四卷鎗礮一卷各省物料匠工價值十八卷凡三十六卷乾隆二十一年校刊頒行



國朝宮史卷二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章宗瀛
謄錄監生臣錢敬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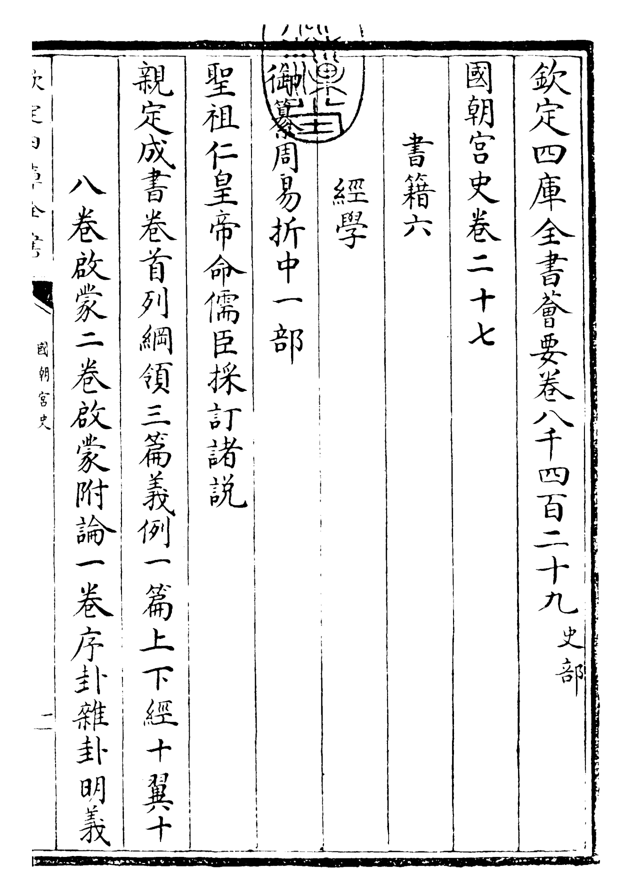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國朝宮史卷二十七

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四百二十九　史部

國朝宮史卷二十七

書籍六

經學

御纂周易折中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採訂諸説

親定成書卷首列綱領三篇義例一篇上下經十翼十

八卷啓蒙二卷啓蒙附論一卷序卦雜卦明義

一卷凡二十二卷康熙五十四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易學之廣大悉備秦漢而後無復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來周邵程張闡發其奥惟朱子兼象數天理違衆而定之五百餘年無復同異宋元明至於我朝因先儒已發之微旨或有妄參已見漸至啓後人之疑朕自弱齡留心經義五十餘年未嘗少輟但知諸書大全之駁雜奈非專經之純熟深知大學士李光地素學有本易理精詳特命修周

易折中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衆儒之考定與持論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越二寒暑甲夜披覽隻字片句斟酌無遺康熙五十四年春告成而傳之天下後世能以正學為事者自有所見歟

日講易經解義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日講諸臣撰擬依章解義按日進講

親定成書凡十八卷康熙二十二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惟帝王道法載在六經而極

天人窮性命開物前民通變盡利則其理莫詳於易易之為書合四聖人立象設卦繫辭焉而廣大悉備自昔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諸此葢詩書之文禮樂之具春秋之行事罔不於易會通焉漢班固有言六藝具五常之道而易為之原詎不信歟朕夙興夜寐惟日孜孜勤求治理思古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經學嘗博綜簡編玩索精蘊至於大易尤極研求特命儒臣叅考諸儒註疏傳義撰為解義一

十八卷日以進講反復卦爻之辭深探作易之旨大抵造化功用不外陰陽而配諸人事則有貞邪淑慝之别運數所由盛衰風俗所由治亂君子小人所由進退消長鮮不於奇偶二畫屈伸變易之間見之若乃體諸躬行措諸事業有觀民設教之方有通德類情之用恐懼修省以治身思患豫防以維世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治理備矣於是刋刻成書頒示天下朕惟體乾四德以容保兆民且期庶司百執事矢

于野渙羣之公成拔茅允升之美則泰交娩於明良而太和溢於宇宙庶稱朕以經學為治法之意也夫

御纂周易述義一部

皇上命儒臣條次進呈

親定成書闡繹

聖祖仁皇帝周易折中之義凡十卷乾隆二十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詩義既竣爰從事於周易舉向所闡

繹者命詞臣條次其說日一二卦如詩義之例仍

從朱子本義用晁氏本以應十翼之舊編成復為
之序夫詩書春秋皆孔子所刪定而於易獨為之
十翼以發明藴奥蓋卦爻彖象爻易變易之道非
聖人莫能明故繫之辭以詔萬世而上承伏羲文
周三聖之緒則猶夫述而不作之意耳學易者不
深味乎聖人之辭則無以探夫分爻立卦之本然
而體觀變翫占之實用後儒之偏主一說以為言
者非知易者也我

皇祖御纂周易折中廣大精微義無不備綜括漢唐以來諸說之全而取其粹言易者無能出其範圍今是編也異其體而宗其義庶無忝乎

祖述之旨云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採訂諸說

親定成書首列書傳圖綱領三篇自虞書至周書二十一卷附以書序雍正八年校刊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　朕思六經皆治世之書而帝王之大經大法昭垂萬古者惟尚書為最備葢自繼天立極精一執中二帝三王之心法遞相授受而治法亦因之以傳今觀書所載成天平地經國造邦建官立教禮樂兵刑之弘綱大用與夫賡颺都俞之休風嘉謨嘉猷之陳告凡所為永膺天命而致時雍協和之效者雖相去數千年尚可於方策中想見其欽明寅畏之衷敷布經綸之迹後之君臣得奉爲模楷以

追蹤於唐虞三代之隆詎不於書是賴哉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聖學淵深治功弘遠存於中者二帝
三王之心發於外者二帝三王之治而稽古好學於
典謨訓誥之篇沈潛研究融會貫通初
命講官分日進講著有解義一編頒示海內復
指授儒臣薈萃漢唐宋元明諸家之說參攷折中
親加正定廣大悉備於地理山川援今據古靡不精核
為書經傳說彙纂凡二十有四卷茲值刊校告竣與

易詩春秋諸經次第傳布敬製序文勒之卷首夫後世之天下唐虞三代之天下也而治法之垂為典章心法之原於性命者先後同揆百世之聖君賢輔未能易也故為君者必思比德於堯舜禹湯文武而後無忝乎為君為臣者必思媲休於臯夔伊傅周召而後無忝乎為臣朕夙夜兢兢冀克守主敬存誠之道以遂覲光揚烈之懷尤冀卿尹百執事共體元首股肱之誼殫協恭勵翼之忱寅亮天工諴和民志俾溥

海内外永底乂安於以遠宗聖哲而仰承
皇考尊崇經學啓牖萬世之盛心顧不美歟是爲序

日講書經解義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日講諸臣撰擬依章解義按日進講
親定成書凡十三卷康熙十九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特予以崇
高富貴之具而已固將副教養之責使四海九州無
一夫不獲其所也是故古之帝王奉若天道建都樹

屛以立其綱設官置吏以張其紀經天緯地以盡其才親親尊賢以弘其業黎民阻饑而為之教稼五品不遜而為之明倫為禮樂以導其中和為兵刑以息其爭訟事未然而預為之備患已至而亟為之驅蓋治天下之法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其詳且密如此宜其克享天心而致時雍太和之效也所以然者蓋有心法以為治法之本焉所謂敬也誠也中也敬則神明有主而物欲不能搖誠則孚信在中而偽巧不能

閒中則公正無偏而邪說不能移凡書中曰欽明曰寅恭曰祗懼曰迪畏皆敬之屬也曰允塞曰至誠曰一德曰惇信皆誠之屬也曰義制事禮制心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曰寛而有制從容以和皆中之屬也性之者為堯舜禹文身之者為湯武高宗困而學之者為太甲成王悖而去之者為太康桀紂嗚呼心法之存亡治道之升降分焉天命之去留繫焉曷其奈何弗鑒朕萬幾餘暇讀四代之書惕若恐懼爰命儒

臣取漢宋以來諸家之說薈萃折衷著為講義一十三卷逐日進講茲特加鋟梓頒示臣民俾知朕仰法前代聖王志勤道遠然夙夜兢兢思體諸身心措諸政治以毋負上天立君之意夫豈敢一日忘哉是為序

繙譯書經一部

皇上命在館諸臣以

國語繙譯

親定成書凡六卷乾隆二十五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尚書五十八篇古帝王心法治法之全皆在焉自精一著訓而後一推降衷再闡陰隲莫不本天命原物則上之人非是無以為敷錫下之人非是無以為會歸所由日星明而江河流為經世大訓也我朝以國書繙譯有繕本朕幾餘披覽務益研精雖隻字单言抑揚抗墜間斳於比擬脗合不留餘憾爰命在館諸臣於四子書訖事

取是編重加參訂每分帙進呈丹毫塗乙不憚往復者積有歲時完書始就夫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為要然楊雄稱唐虞之書渾渾噩噩韓愈亦云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朱子又謂今文多艱澀不可句讀於此推併衡榷索解乎銖絫苗髮而莫之或爽譬操黍律求太古元音非可以矜躁參矣且古人以精義發為微言豈徒章句飽飣之謂要使當日都俞吁咈諄懇誥誡之聲情千載下如相質對然

後神明默契倍覺親切有味而渾噩者約以達聱牙者雅以馴艱澀者明以鬯於以折衷夫天德王道監往憲質方來不啻登唐虞之廷親聆其搏拊戛擊所以釋躁平矜資疏通知遠之益者何如哉尤望讀是編者勿僅畧記鏗鏘鼓舞貽譏如魯制氏也可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採訂諸說

親定成書卷首列詩傳圖列國世次圖作詩時世圖綱領三篇詩大序詩經集解序自周南至商頌附以小序凡二十一卷雍正五年校刊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　朕惟詩之為教所以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其用遠矣自說詩者各以其學行世釋解紛紜而經旨漸晦朱子起而正之集傳一書參攷衆說探求古始獨得精意而先王之詩教藉之以明國家列在學官著之功令家有其書人人傳

習四始六義曉然知所宗尚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右文稽古表章聖經
御纂周易折中旣一以本義為正於春秋詩經復
命儒臣次第纂輯皆以朱子之說為宗故是書首列集
傳而採漢唐以來諸儒講解訓釋之與傳合者存之
其義異而理長者別為附錄折中同異間出已見乙
夜披覽親加正定書成凡若干卷名曰詩經傳說彚
纂朕惟詩三百篇先王所以明勸懲而行黜陟蓋治

世之大經而後世文人學士乃以風雲月露之辭自託風雅學經者又溺於訓詁詞章之陋習烏在其能明先王之道也我

皇考指授儒臣勒為是編期以闡先王垂教之意與孔子删詩之旨學於是者有得於興觀羣怨之微而深明於事父事君之道從政專對無所不能則經學之實用著而所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者亦於是乎行焉刋校既竣敬述

聖意序之簡端

日講詩經解義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日講諸臣撰擬依章解義按日進講

親定成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昔者虞廷命后夔為典樂之官以教胄子首詔之曰詩言志則詩之為教所從來遠矣蓋人性情之發不能無所寄託而詩則兼備六藝諷誦吟咏之間足以觀感而興起者莫善於此故曰

温柔敦厚詩教也自夫子刪定而後三百篇之旨燦然其採之里巷者則為風陳之朝廷者則為雅薦之郊廟者則為頌觀其美刺而善惡之鑒昭矣觀其正變而隆替之治判矣觀其升歌於廟朱絃疏越之所唱歎而祖功宗德之具在矣千載而下猶得見江漢之遺風豳岐之故俗關雎麟趾之化朦瞍七月之箴天保鹿鳴堂陛賡颺之盛清廟閟宮歌雍舞勺之章皆賴此三百篇之存安可不沉酣優渥於其間哉朕

嘗思古人立訓之意既有政教典禮紀綱法度以維持之矣而感通乎上下之間鼓舞於隱微之地使人從善遠惡而不知優游順適而自得則必賴乎詩如天之生萬物也日以暄之雨以潤之露以濡之雷霆以肅之而又必宣暢八風以疏通而條達之然後萬類咸遂其生養而無促迫矯强之弊故教至於詩而微矣治至於詩而極盛矣朕志慕隆古淳穆之理崇獎詩教爰命儒臣輯成詩經講義日進於坐隅朝夕

觀覽凡立說一準於考亭而旁蒐義藴兼及註疏博綜名物亦參爾雅又思夫子平日雅言之教稱引誦說惟詩最多如大學中庸孝經篇末必引詩以咏歎之亦以見古人之斯須不離乎此也朕亦欲四海臣民謹思貞度以揚風扢雅之學偕進於温厚和平之教故序而頒之此則朕之所深望也夫

御纂詩義折中一部

皇上命儒臣條次進呈

親定成書取諸箋釋家之說折中之凡二十卷乾隆

二十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詩之教大矣古今言詩者衆矣自小

序而下箋疏傳注各名其家各是其說辨難糾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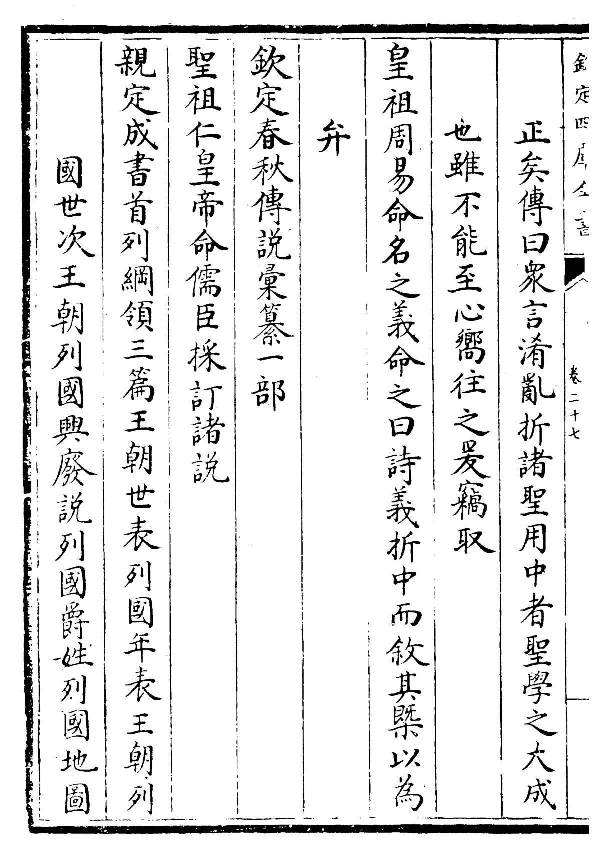
幾如聚訟曩嘗肄業於此流連諷詠豁然心有所

得而考之昔人成說往往拘牽扞格不能相通辛

未秋閒與尚書孫嘉淦論及諸經其所見平實近

理因先從事毛詩授以大旨命之疏次其義凡舊

說之可從者從之當更正者正之一無成心唯義之適視事餘功親為釐定以備葩經之一解編既竣在館諸臣以序請夫詩之道何仿乎其在虞書則曰詩言志志者詩之本也聲與律其後起者也其在魯論則曰一言蔽之思無邪無邪者詩之教也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其道不越乎此也其在子輿氏則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此說詩者之宗也逆志而得其志之所在則詩之本得而其為教也



正矣傳曰衆言淆亂折諸聖用中者聖學之大成也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爰竊取
皇祖周易命名之義命之曰詩義折中而敘其槩以為弁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採訂諸說
親定成書首列綱領三篇王朝世表列國年表王朝列國世次王朝列國興廢說列國爵姓列國地圖

王朝列國地名自隱公至哀公三十八卷康熙六十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六經皆孔聖刪述而孟子特言孔子作春秋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各述所聞以為傳門弟子各衍其師說末流益紛以一字為褒貶以變例為賞罰微言既絕大義弗彰至於災祥讖緯之學興而更趨於恠僻程子所謂炳如日星者不因此而反晦乎迨宋胡安國進春秋解義明代立於學官用

以貢舉取士於是四傳並行宗其說者率多穿鑿附會去經義逾遠朕於春秋獨服膺朱子之論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誼據實書事使人觀之以為鑒戒書名書爵亦無意義此言真有得者而惜乎朱子未有成書也朕恐世之學者牽於支離之說而莫能悟特命大學士王掞纂輯是書以四傳為主其有舛於經者刪之以集說為輔其有畔於傳者勿録書成凡若干卷名之曰傳說彙纂夫春秋之作以游夏之賢不能

贊一詞司馬遷稱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而人人異端當時已無定論後之諸儒欲於千百年後懸斷聖人筆削之旨不亦難乎是書之輯亦惟擇其言之當於理者雖不敢謂深於春秋而辨之詳取之慎於屬辭比事之教或有資焉是為序

日講春秋解義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日講諸臣撰擬依章解義按日進講親定成書

世宗憲皇帝命詳加校正凡六十四卷乾隆三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惟春秋者帝王經世之大法
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大義炳若日星而褒貶筆削微
顯婉章非後世所能窺至其立法謹嚴宅心一本忠
恕因善惡是非而施予奪焉有正例有變例有事同
而辭異有事異而辭同一人之身前後不相掩一人
之事功過不妨殊如化工之肖物隨類付形未嘗有
所容心於其間後之說經者或穿鑿深文或附會失

實固難悉當聖人之心左氏親見聖人公羊穀梁及門子夏猶彼此牴牾踳駮互見何况去聖人日遠紛紜探索如漢唐以下董仲舒趙匡啖助諸家乎惟宋康侯胡氏潛心二十年事本左氏義取公穀萃諸家之長勒成一家之書雖持論過激抉隱太嚴未必當日聖人皆然要其本三綱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於春秋大旨十常得其六七較之漢唐以後諸家優矣朕萬幾之暇研精六經竊有慨於春秋經聖人手定

其衮鉞本乎王章刑賞原於忠厚義例雖繁而其明白正大之旨必不如後之說經者委折碎細若此爰命儒臣撰集進講大約以胡氏為宗而去其論之太甚者無傳經文則博采諸儒論注以補之朕亦時有所折衷期歸於一編輯成書朝夕省覽亦欲俾學者有所遵守其於經世大法傳心要典未必無少助云爾

皇上御製序　嘗考春秋經文不過萬有六千三百餘言自三傳以後羣儒義疏累數千萬言而微辭

隱義之難明者猶十有六七蓋是經乃孔子所手定也辭約而義深聖心之所運用每舉一事其義必貫於全經非若他經一章一節各指一事雖有不通而不害其可通者故程朱二子深探力索久之皆見為難明而止至明初胡氏安國之說遂獨列於學官以朱子深病是經之難通而教門人姑從胡氏之說也然謂其以義理穿鑿則非義理之真而於聖人筆削之旨未能脗合明矣故自明以

來雖著功令科舉之士稟為程式而終不足以服
學者之心我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亶自少時即篤好經書及
躬攬大政辨色出視朝裁決萬幾甫畢即
名儒臣講論經義務抉其根源參伍羣言以求至當經
筵所進日講四書及尚書周易解義皆裁自
聖心以為無憾者故即時刊布及晚年以明初五經大
全收採討論尚未精詳口授指畫成周易折中一

書詩書春秋則

命重臣開館編次而

親釐定之惟三禮體大未議纂修蓋有待也周易折中

成於康熙五十四年春秋傳說彚纂成於六十年

已經頒布餘二經則至我

皇考繼序之後始次第告成

皇考大孝尊親凡

皇祖一言一動莫不敬述以昭示來兹念

欽定春秋於胡氏之説既多駁正則廷臣當日所進講
義一遵胡氏之舊者於
聖心自多未洽是以遲之又久未嘗宣布必將俟諸經
備成而後重加討論也故再降
諭旨命果親王允禮大學士張廷玉内閣學士方苞詳
細校訂始事於雍正七年恭呈
御覽者再而後告成凡六十四卷乾隆二年鋟板既訖
諸臣請製序文頒示海内朕反覆循覽於胡氏穿

鑿之說曠若發蒙筆削之旨闡明者亦過半焉夫
解義之成蓋數十年於茲矣觀
皇祖之久不宣布可以徵望道未見之心觀
皇考之再三攷訂而後
命刋可以知善繼善述之義豈惟是經之窔奧將由是
以開通哉即
兩朝聖人之心法治法亦於斯可覩矣
御纂春秋直解一部

皇上命儒臣條次進呈

親定成書盡屏曲說一依經文為解凡十二卷乾隆二十三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推其教不越乎屬辭比事而原夫成書之始即游夏不能贊一辭蓋辭不待贊也彼南史董狐世稱古之遺直㓜以大聖人就魯史之舊用筆削以正襃貶不過據事直書而義自為比屬其辭本非得已贊且奚為

乎厥後依經作傳如左氏身非私淑號為素臣猶
或詳於事而失之誣至公羊穀梁去聖逾遠乃有
發墨守而起廢疾儼然操入室之戈者下此齦齦
聚訟人自為師經生家大抵以胡氏安國張氏洽
為最著及張氏廢而胡氏直與三傳並行其間傳
會臆斷往往不免承學之士宜何所考衷也哉我
皇祖欽定傳說彙纂一書鎔范羣言去取精當麟經之
微言大義炳若日星朕服習有年紹

聞志切近因輯易詩二書竣事命在館諸臣條係是經具解以進一以彙纂為指南意在息諸說之紛歧以翼傳融諸傳之同異以尊經庶幾辭簡而事明於范甯去其所滯擇善而從之論深有取焉夫儒者猥云五經如法律春秋如斷例故啖助趙匡陸淳輩悉取經文書法纂而為例一一引徵切墨以求之動如鑿枘之不相入譬諸叔孫通蕭何增置旁章已後例轉多而律轉晦葢由說之離經甚於

曲學之泥經也審矣書既成命之曰直解匪不求甚解之謂謂夫索解而過不直則義不見爾而豈獨春秋一經為然哉是所望乎天下之善讀經者

欽定三禮義疏一部

聖祖仁皇帝欽定四經次第頒布惟三禮未就

皇上命儒臣採訂諸說

親定成書周官首列

聖制綱領二篇總辨自天官冢宰至考工記四十四

卷附以周官圖四卷儀禮首列綱領二篇朱子儀禮釋宮自士冠禮至有司徹四十卷附以禮器圖禮節圖各四卷禮記首列

聖制綱領二篇自曲禮至喪服四制七十七卷附以禮記圖五卷乾隆十九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三禮之傳遠矣周禮六官河間獻王

上之儀禮十七篇禮記四十九篇高堂生戴聖傳之漢唐以來箋疏訓釋無慮數十家考其義或相

抵牾先儒嘗譏其聚訟要其掇拾灰燼之餘傳先
王制作之舊得什一於千百好古者所爲鄭重而
愛惜之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表章羣經既
御纂周易折中而詩書春秋則以分授儒臣纂輯義疏
頒布海内惟三禮未就朕御極之初儒臣上言今
當經學昌明禮備樂和之會宜纂輯三禮以蔵五
經之全爰允其請開館編校越十有一年冬告竣

夫禮之所為本於天殽於地達之人倫日用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斯須不可去者天不變道亦不變此其本也其制度品節服物采章隨時損益屢變以適其宜者禮之文也三代去今數千年矣修其教而教明循其道而道行謂三代至今而存可也何則其本得也若其用之朝廷邦國名物器數之具周旋進退之儀雖先王處此必將變通以適其宜而不泥於其迹故言禮者惟求

其修道設教之由以得夫禮之意而已顧其教之不泯道之所由傳未嘗不賴於經好學深思之士讀其書有惜不能俯仰揖讓於其間者先王制作之精意尚可想見於抱殘守闕之餘則經傳之為功也大矣爰槃鈎剟之遺篆籀之蹟流傳有自尚摩挲而寶護之況制作之精意所賴以傳者與獨其貿於衆說無所取衷爰命校纂諸臣芟煩截浮約文申義敷暢厥旨至其說之不可强同者稍為

辨正而仍其舊蓋自承傳各異必牽合附會比而同之則其惑也滋甚故無取焉刻既成爲之敘論以發其端俾隆禮者有所考云

日講禮記解義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日講諸臣撰擬依章解義按日進講親定成書

皇上命三禮館臣詳加校正凡六十四卷乾隆十四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誠以禮者範身之具而興行起化之原也天之生人品類紛綸莫可紀極聖人起而整齊之法於天則於地順於人達於時協於鬼神斟酌損益以定其品節限制俾天下化其好逸惡勞之心而予以從善棄惡之道蒸蒸焉日蹈履於中正而不敢越蓋非有以強之也率乎其理之所安而已其網有三

百其目有三千大者在冠婚喪祭朝聘射宴之規小者在揖讓進退飲食起居之節循之則君臣上下賴以序夫婦内外賴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婭以順而成反是則尊卑易位等殺無章家未有能齊而國未有能治者故曰動容中禮而天德備矣治定制禮而王道成矣嘗遐觀三代禹湯文武惇敘彛典以倡導天下而其時之諸侯秉禮以守其國大夫士遵禮以保其家下至工賈庶人畏法循紀以世其業嗚呼何

風之隆哉朕企慕至治深惟天下歸仁原於復禮故
法宫之中日陳禮經講習紬繹蓋不敢斯須去也慨
自嬴秦焚燒典籍禮乃滅亡漢興崇尚儒學禮經始
顯傳之者十三家而戴德戴聖為尤著聖所傳四十
九篇即所謂禮記者是已迨程子朱子出表章學庸
遂開千古道學之統其餘四十七篇雖雜出於漢儒
亦皆傳述聖門格言有切身心要旨朕熟之復之靡
間寒暑積有講義裒成全部弁以敘言用以無忘斯

勤然豈徒效儒生佔畢云爾哉務佩服其訓辭而實體諸躬修措之邦國使百爾懷恭敬遜讓之誠兆庶凛樽節防閑之則德化翔洽上媲隆古庶乃愜朕敦崇禮教之意也夫

皇上御製序

皇祖聖祖仁皇帝稽古右文命儒臣日直講筵五經通鑑以次進講薈萃羣言發明旨要臚為解義積有成編譯以國書頒示中外各製序言弁其端而授

諸梓易書詩三經先竣春秋若干卷刻於雍正年間惟禮記卷帙浩繁藁本存緇書房久之未竟厥業朕御極之初允儒臣請纂修三禮義疏因取日講禮記解義原本參校異同歸於一是併命繕譯授梓以備五經之全敬刊

皇祖御製原文於前而畧述大槩以誌成書歲月惟禮記出自漢儒然多本於七十子之所傳習如大學中庸二篇既經有宋大儒定為孔氏遺書訓釋而

列於學官其他精言奥義往往與易詩書春秋相發明非董仲舒揚雄輩所及蓋其來有自去聖人之教固未遠也雖月令王制附益其間有以啓後人疑義而先王之制所傳各異事之不可考而説之不可强同者亦已多矣依文立訓以存舊觀説經之通例也抑班固有言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豈惟其文而已蓋將以章志貞教大其坊與天下臣民共之仰惟

聖祖序言所謂體諸躬修措之邦國者禮之實而明經之大用也因言以求其義因義以達其用豈章句訓詁之足云敢申言之以闡

至訓

日講四書解義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日講諸臣撰擬依章解義按日進呈

親定成書凡二十六卷康熙十六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

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光照於天岳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蓋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為言者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聖與列國君大夫及門弟子論政與學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具在論語一書學庸皆孔子之傳

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明新止至善家國天下之所以齊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九經達道之所以行也至於孟子繼往聖而開來學闢邪説以正人心性善仁義之旨著明於天下此聖賢訓辭詁後皆為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矣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朕紹

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問學命儒臣撰為講義務使

闡發義理俾益政治同諸經史進講經歷寒暑罔敢間輟玆已告竣思與海内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垂永久爰製序言弁之簡首每念厚風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學術誠因此編之大義究先聖之微言則以此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庶幾進於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

御製繙譯四書一部

國語舊有繙譯四書

皇上命繙譯諸臣詳加校正

親定成書凡六卷乾隆二十年校刊

皇上御製序 國家肇立文書六經史籍次第繙譯

四子之書首先刊布傳習朕於御極之初命大學

士鄂爾泰重加釐定凡其文義之異同意旨之深

淺語氣之輕重稍有未協者皆令更正之然抑揚

虛實之間其別甚微苟不能按節揣稱求合於毫

芒而盡祛其疑似於人心終有未慊然者幾暇玩

索覆檢舊編則文義意旨語氣之未能脗合者仍不免焉乃親指授繙譯諸臣叅考尋繹單詞隻字昭晰周到無毫髮遺憾而後已夫義藴淵深名理無盡文字為人所共知共見而一一歸於至當尚必待功力專勤至再至三而始得之可以知學問之道功愈加則業亦愈進況夫體備於躬行發揮於事業苟非俛焉日有孳孳精益求精而欲底於有成難矣學者慎毋以淺嘗自足而憚於有為也

哉是為序

經筵講章一部

國家定制春秋二仲涓日

御文華殿行

經筵禮講官恭撰四書諸經講章各一道至日進講

積久成帙自康熙十年至二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命校刊凡四次共四卷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嘗讀尚書說命之篇其勤高

宗以好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又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人君為學必稽古考憲人臣勸學於其君必援古昔稱先王凡以百家紛紜折衷於聖衆言淆亂是正於經其所孜孜汲汲者將精其義以致用於天下也豈佔畢口耳之為勤徒資聽説而娱觀聽乎今夫師儒訓詁授受之學託諸空言以明其道而猶必守其一先生之説而況人主為學將精其義以致用於天下者哉朕自冲齡性絶嬉玩顧獨喜書自經史

之餘苟其不謬於聖人之道自成一家之言未嘗不博求而縱覽焉至於經筵進講則專主於四子五經蓋書契既興載籍浩繁雖開卷有益而有俾治道必以四子五經為歸極矣上自天人性命下及民情物理以至二帝三王以來所經營措施於政教者其道甚明而其事易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朕自臨御迄今日講靡輟經書解義節次彙刊其遇春秋二仲則洎日經筵未嘗有間閱時既久篇帙漸多因命

儒臣彙為一集付之剞劂昔大禹好善昌言則拜武

王訪道丹書是陳至如昔聖昔賢之所誥誡廣厦細

旃之所敷論其可忽諸且令頒之四方俾臣僚士庶

誦其辭而服習其義咸知遵道遵法助登上理豈僅

謂小補者與

清漢文孝經一部

世宗憲皇帝命繙譯諸臣用

國語繙譯

親定成書凡一卷雍正五年校刊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　孝經者聖人所以彰明彝訓覺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則知人為萬物之靈敘家國之倫則知孝為百行之始人能孝於其親處稱惇實之士出成忠順之臣下以此為立身之要上以此為立教之原故謂之至德要道自昔聖帝哲王宰世經物未有不以孝治為先務者也恭惟

聖祖仁皇帝纘述

世祖章皇帝遺緒

詔命儒臣編輯孝經衍義一百卷刊行海内垂示永久

顧以篇帙繁多慮讀者未能周徧朕乃命專譯經文

以便誦習夫孝經一書詞簡義暢可不煩註解而自

明誠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師以教其徒口諷其

文心知其理身踐其事為士大夫者能資孝作忠揚

名顯親為庶人者能謹身節用竭力致養家庭務敦

於本行閭里胥嚮於淳風如此則親遜成化和氣薰

蒸躋比戶可封之俗是朕之所厚望也夫

御纂性理精義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取性理大全詮釋精語

親定成書凡十二卷康熙五十四年校刊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朕自冲齡至今六十年來未嘗

少輟經書唐虞三代以來聖賢相傳授受言性而已

宋儒始有性理之名使人知盡性之學不外循理也

故敦好典籍於理道之言尤所加意臨涖日久玩味

愈深體之身心驗之政事而確然知其不可易前明纂修性理大全一書頗謂廣備矣但取者太繁相類者居多凡性理諸書之行世者不下數百朕實病其矛盾也爰命大學士李光地詮釋進覽授以意旨省其品目撮其體要既使諸儒之闡發不雜於支蕪復使學者之披尋不苦於繁重至於圖象律歷性命理氣之源前人所未暢發者朕亦時以己意折衷其間名曰性理精義頒示天下讀是書者自有所知也已

清漢文小學一部

聖祖仁皇帝命繙譯諸臣用

國語繙譯

親定成書凡一卷雍正三年校刊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　古者八歲而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之義俾童而習之以養其德性其說散見經傳朱子採集為小學一書所以示人教學之方而有以為正心修身之本其言約其

理該蓋六經四子性理諸書之階梯也

皇考聖祖仁皇帝嘗

特頒諭旨令有司兼以命題課士海内士子固已咸知

誦法矣又

命尚書顧八代一人繙譯清文日進呈

覽

欽定三年而後成嘉惠後學之心至深且厚當日未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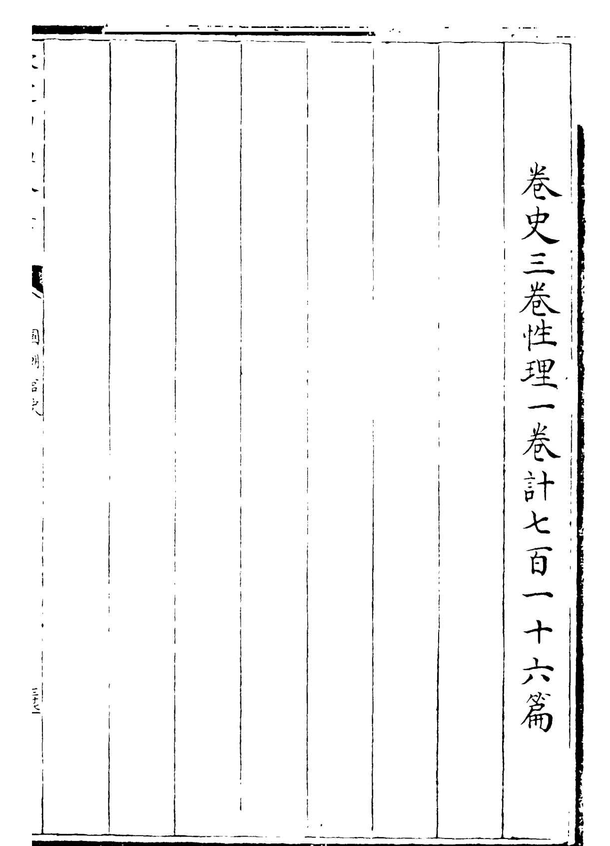
刊刻頒行朕敬承

皇考遺志特命校對授梓以資肄習讀者宜知綱常倫紀之當崇視聽言動之當謹與夫嘉言懿行之當遵循慕效修其職自在家庭日用之常經而充其量可以成聖賢忠孝之大節子弟之習於是而淳教化之原於是而備詩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朕蓋深有望焉

御覽經史講義一部

乾隆二年

皇上允科臣奏翰林詹事科道間日分班撰擬經史
講義進呈
親加品隲積久成帙十四年
命南書房翰林選擇校刋首列
上諭一卷則皆進經史諸臣或蒙
名對面聆之
御論也其諸臣講義為周易八卷書經六卷詩經五
卷春秋一卷禮記四卷周禮論語孟子孝經二



卷史三卷性理一卷計七百一十六篇

國朝宫史卷二十七